

國朝文類

四



國朝文類卷第十三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

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

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  
難於君陳善閉邪廼爲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  
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  
補云

### 立國規摹一

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  
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  
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  
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

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  
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  
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  
順公則民心服旣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  
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  
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  
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  
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  
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憂月  
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



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

十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秃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爲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

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爲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



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

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  
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爲  
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  
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  
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  
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  
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  
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  
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  
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

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  
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  
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  
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  
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爲耶舌人謂爲山必因丘陵  
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  
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  
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  
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  
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

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  
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  
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  
監司糾察污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  
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  
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矣苟延歲月莫知  
所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  
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  
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足要須深探古人所以  
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衍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



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  
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爲君難三

踐言防欺 任賢去邪  
得民心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  
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  
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子之可安之地而  
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  
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  
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  
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爲

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

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

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  
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  
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  
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  
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  
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  
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  
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  
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  
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

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

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